

迷

朱

質

疑

述朱質疑卷之六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恭跋

淵鑒齋朱子全書

朱子文集一百卷相傳爲公季子敬之在所輯

潘氏潢謂集中載記牒牒可疑

乃純祐以後掇拾而成非復敬之初類次本

別集七卷乃咸純間余氏師魯所輯

黃氏

鑄序作十卷

續集五卷

蔡氏方炳序作十一卷

不知輯自何人總共一百十二

卷語錄一百四十卷黃氏士毅所輯

李氏必續類後序作一百三十八卷又必輯續類四

十卷今黃李無所分別共一百四十卷

諸儒於朱子之書旁搜博采其功勤矣然

述朱質疑卷之六

編次既錄蕪雜亦所不免我

聖祖仁皇帝以天縱之聖篤信紫陽

聖謨洋洋以爲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

特命儒臣纂集朱子全書合文集語類共爲一編

親加裁定如語類以理氣鬼神性理爲先蓋仿近思錄之例不知周程張子發明道體初破洪濛朱子欲學者稍識梗槩粗知名義故列之篇端猶恐學者驚於高遠故以此意屬呂成公識之於目錄之後若朱子生平論學以小學爲蒙養之基特輯一書以惠後學又補格物致知傳使從事於大學者得其門而入

其條理精密。爲周程張子所未及詳。故全書首小學。次總論。爲學之方。而學之存養省察。力行教人。諸目繁焉。終之以讀書法。而大學論孟中庸及六經之說。次焉。又人須先識在己之心性。志意道德仁義諸名。而後可通在天之陰陽造化。至於鬼神者。則又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舊以鬼神次陰陽。性理次鬼神。非是。得全書而釐然有序矣。朱子初從張宣公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已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舊以致知先持守。非次也。全書則先存養以敬。與靜。隸之。然後及省察以知行致知。隸之。與朱子論學次第。無不吻合。老釋舊

皆竝列不知老子之說去儒未遠釋非老氏之倫全書升老子於諸子之前而增釋氏於陸氏之後其斟酌具有微意銖兩悉稱極權衡輕重之平他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推步不應以推步而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卽氣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雷電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諸所更正擬之齊七政之藝和平九州之大禹無復少畱餘憾矣從古未有以

聖人之德

契賢人之學如我

聖祖之盛者，學者恭讀全書，復取文集語類核之，而深思所以去取之故，則思過半矣。

跋小學二條

漢人以字學爲小學，藝文志小學凡十家四十五篇是也。然古無是名也。古之所謂小學，有指地言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也。有以年言者，尚書大傳大戴禮記或云年八歲，年十三，年十八入小學是也。至於小學所教之法，書大傳禮大戴統云學小藝，書大傳作小義履小節，而不詳其目。藝節保氏所教禮樂射御書數之藝，盧辯注小學虎闕師保之學節節少儀弟子職所言事親事長，書大傳

傳亦云故入小學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論語亦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

進退則漢人專以字學爲小學字乃六藝中之一不足以該小

學也古大學之教幸有大學一書存於小戴記中得以考見古人明新次第若小學則棧軼已久至宋程子始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又至朱子始輯爲成書以惠萬世後之儒者不察反執漢小學以相訾議非病狂乎

朱子之書有先大義例屬他人編輯而後加以折衷者儀禮經傳通解通鑑綱目以及小學是也小學本屬劉子澄編輯然陳安卿錄又云當日眾編類來似亦不止子澄一人大約出子澄

之手居多耳朱子本意無外編其嘉言善行兩類乃子澄之意

而朱子深有取焉者也

荅子澄書云小學書曾爲整頓否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

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又本有

文章一門後來刪之

荅子澄書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

詩意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取爲有益也純熙十一年甲辰朱子五十五歲精

加修改始定著爲六篇

荅子澄書云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後學開卷便有

受用而未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又書中云子靜寄得對話來按純熙甲辰春

象山輪

對五割丁未五十八歲始序而行之然其間尙有漏落者實明倫無

朋友條見陳安卿錄外言不入於樞內言不出於樞一條未收入見黃毅然錄亦有節取者王近思問霍光小心

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尸
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荅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又
荅劉子澄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
可削若不欲盡去其事皆學者所當攷也
且刊前此語亦佳耳

自古大儒無不尊重小學而我

朝陸清獻公之言尤爲真切清獻曰欲爲聖爲賢必讀小學欲
保身全家亦必讀小學至哉斯言人卽不望其子能爲聖賢未
有不望其子保全身家者然則可不家置一編乎

跋大學章句

朱子所據大學舊本卽注疏中之鄭本經文未嘗更動只以末

二句一爲衍文。

此謂知本句

一屬格物致知補傳。

此謂知之至也句

所更定

者。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傳文耳。元董丞相槐以知止而後有

定兩節。綴以此謂知本句。冠於子曰聽訟章之首。而又殿以此

謂知之至也句。爲格物致知傳。

見黃氏日鈔

後儒多趨其說。於是乎

經文亦有更動矣。按烝民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民生

日用飲食。有一物。必有一理。致知在格物者。欲推極其知。在每

物皆格其理之所以然。所謂多學而識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者。

積累之大物無不格。卽知無不盡。所謂一以貫之也。洛閩之說。

合於洙泗如此。若謂一知本而卽知之至。則論語之多聞多見

孟子之博學詳說中庸之學問思辨皆不免紆曲縲重不如易
簡者之直超頓悟矣孔門有是學術乎自有明以來欲復古本
諸儒并不僅如董氏之說其大旨皆以知本爲知之至而其所
認爲本者遂有豪釐千里之謬其弊未易更僕數也總之守章
句之說則傳雖朱子之所補而教實孔門之所遺遵朱子卽所
以遵孔子也不守章句之說則文雖大學之舊文而解實後儒
之剗解遵古本反所以闢新說也恭讀

聖祖仁皇帝朱子全書序論大學云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
中而一旦豁然毋通之爲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我

聖祖博極載籍

學達天人。然則固以朱子之補傳爲不謬也。一日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落職。

見王氏巖處自田草堂文集

蕭山

毛氏大可爲大學古本之說。自云得之於溧陽高笠先生。所作四書改錯一書。專以拮擊紫陽爲事。已鏤諸木。聞

聖祖升朱子於十哲。遂自斧其板。

見至氏祖望傳壻亭集

乾隆初。御史謝

濟世復以大學古本進。且拾毛氏之唾餘。謂明代以同姓同鄉

尊崇朱子奉

高宗純皇帝上諭曰謝濟世請用其自注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揣已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舉下老婢陳說古事雖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

所按元史選舉志考試程式蒙古色

目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竝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是用朱註取士元代已然非始於有明我

國

聖聖相承，衛道之嚴，亘古所未有。雖有異說，亦安得而逞之哉。

跋論語孟子集注 三條

朱子始作論語要義，又作論語訓蒙口義，序之皆在隆興初年。

要義序隆興元年，訓蒙口義序不著年日，亦相去不遠。要義序云：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

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訓蒙序云：余旣序次論語

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非啓蒙之要，因刪錄以成此編。

本之注，疑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

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字之指。

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

一二條焉。後二書皆不傳。所按論孟精義其體例本之要義而
如詳論孟集注其體例本之訓蒙口義而其經修改以成書者
也要義取二先生及門人朋友數家之說今不可得見精義則
自二先生而下橫渠張子成都范祖禹純夫滎陽呂希哲原明
藍田呂大臨與叔上蔡謝良佐顯道建安游酢定夫延平楊時
中立河東侯仲良師聖河南尹焞彥明共九家是本之要義而
加詳也。集注訓詁多用注延音讀多用釋文。孟子用孫
爽音義義理本
二程及九家外又博採數十家益之師如延平白水友如敬夫
叔京罔不按集。至於自爲之說則稱愚按以別之。所謂會之於

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
思者。均見非與。至於句解節訓章。又有總說。無一不與。訓蒙口
義之體例相符。然則二書卽精義集注之底本。雖不存無憾也。

論孟集注二程橫渠康節

告子下引呂氏說有邵子

稱子韓與輩亦稱子豈

非以二子之學皆與傳道統與二程不分明道伊川

橫義猶分別引之

三胡不分康侯明仲五峰豈非以其父子兄弟一家之學同途
合轍與二呂藍田稱呂氏榮陽則稱侍講二何平叔稱何氏鎬
則稱叔京二范純甫稱范氏茂明則稱范浚二趙臺卿稱趙氏
匡則稱伯循二劉原父稱侍讀白水則稱聘君二王介甫稱王

氏建安勉則稱王勉。二張無垢稱張氏。南軒杖則稱敬夫。愚聞之師爲李延平。其餘李氏爲李光祖。惟瞽瞍底豫節之李氏。乃李延平。因下有羅仲素陳了翁之言。其爲延平顯然。無所用其區別。至於安國文仲俱稱孔氏。仁者無敵節。曾子子思。易地節。俱孔文仲之說。賜誦之。節者卿。王子有其母死者節。俱稱陳氏。又注無二潘氏。而興嗣稱名疑弗能明。以俟博考。

王伯厚曰。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集注未嘗引作張氏語類。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由此推之。如吳才老論語

考異。朱子以爲其害深。劉原夫論語解。朱子以爲緊要處。只是

莊老。又如王介甫蘇子瞻之學。朱子極攻之。而集註皆採其說。可見大儒之研經也。不以其人終身學術之蔽。而揜其一時說經之善。亦不以其人全部著述之偏。而揜其一章一節一句解說之確。

朱子成論語要義。在隆興癸未。年三十四歲。成論孟精義。在乾道壬辰。年四十三歲。論孟集註無序。不知成於何時。年譜丁酉論孟集註。或問成。年四十八歲。按張元德問曰。論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修改如何。或問既成於丁酉。則集注亦成於丁酉。可知。又楊道夫已酉後錄云。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爲朋

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由丁酉至己酉與十年前合是集注丁酉成後卽刊行矣後又刊於南康荅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修改處又曾祖道丁巳錄云朱子六十八歲某所解語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已又三年而朱子卒王過錄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終其身於訓解以詔後學而後之學者徒以爲作文之用並注之詞句未能盡解鹵莽滅裂其辜負朱子深矣

跋論孟精義 三條

精義成於乾道壬辰刻之建陽後八年純熙庚子黃商伯再刻

於南康改名要義南康本較建陽本增有毗陵周氏名字之說

又二程張子之說亦有增益文集有書語孟要義序後一篇今禦兒呂氏朱子

遺書二刻內論孟精義細校無周氏之說亦祇載精義敘而無書後一篇則南康增補之本今已不傳恭讀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朱熹輯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焯周孚先十二家解釋論語孟子之語初名精義改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此本仍題曰精義蓋從原序之名也然則

四庫所藏乃南康後刻本。如有力者請出鈔之。亦甄林盛事也。

今集注先行其言章。

引周氏說卽孚先也。

孟子精義中引呂侍講之說。至十四條。集註僅存有爲者。譬若掘井一條。蓋集註約之又約。精之又精。讀者如以精義紉紉。比校小其所以去取之意。則思過半矣。語類云。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註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然則讀集註者。可不兼考精義乎。

黃東發日鈔云。曾子三省章。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

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

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

此一條。

顧氏炎武探入日知錄內。

按此說非也。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於志。夫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身之學，不於內而於外乎？用心於內，卽用心於內省，何弊之有？不得引陸氏裏面之言以爲比擬。惟精義中引謝氏說，只作用心於內，並無專字，加一專字，似稍有語病。蓋曾子傳大學內省云者，誠正脩身之功，其初尙有格致之學，非專以內省畢事也。朱子集註之取精義，損字多而增字少，此專字必非朱子所增。

或後來傳刻之誤今朱本不可得安得非朱子而正之

跋周易本義

朱子周易本義十二篇上經下經希上傳第一希下傳第二象
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
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共十二篇皆東萊
呂氏之本朱子據以爲次第者也東萊之書又參攷嵩山晁氏
以道而定之晁氏則卦爻第一不分上下經希傳第二不分上下希象傳
第三不分上下象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不分上下繫說卦第六序卦第
七雜卦第八其書亦遠有所承邵博聞見後錄云古易卦爻一

卷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子家藏大父康節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則晁氏之原於康節明矣。其先東萊而考定者。元豐朝有呂氏大防。本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希第三。下希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交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吳斗南仁傑爲之乘行。尤延之表與吳斗南書云。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爲之跋。嘗已板行。乃與左右所刻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乃不及微仲嘗編。豈偶然同耶。是東萊之前。雖有汲公之編。東萊實未之見。後朱子與吳斗南書。有茲辱惠問。并寄

古易刊誤二書之語。則朱子必見之。其時約在純熙之末。紹熙之初。本義啓蒙刊行。已久之後。故不及爲之別白也。同時沙隨程可久。迥亦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希上。曰希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自序云。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其實百源之易。祇八篇。希象繫辭。不分上下。茲分之爲十有二。較百源本爲優。沙隨之易。似不欲從東萊之本。遠附於百源。而又增八篇爲十二篇也。二而論之。易自經傳淆亂而後。至宋而得復古本。誠考古之盛事。然諸本之中。又惟朱子所從東萊之本爲最古。汲公本雖

與東萊同然上下經不別出連十傳爲次第非古人經傳別行之舊也晁氏本不分希象繫辭上下是有七翼而無十翼也文言乃釋乾坤二卦當在希象繫辭之下乃敘於繫辭之上非次也孔冲遠正義云十翼者上希一下希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其所見必是古本東萊之所定朱子之所從所以超越諸家也至於經傳淆亂之由晁氏謂以希象文言入卦中自費氏直始東萊呂氏據漢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爲真孔氏遺書而合希象文言於經自鄭康成始朱子則謂康成之增傳於經如今乾卦希象之俱增卦

末其坤以下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則又王弼之所分也。按漢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非謂以彖象文言入卦中也。菽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枝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費氏之易不惟篇敘與古文同卽无咎悔亡等句一字不脫亦非施孟梁丘三家所能及豈可誣以析傳附經乎。惟魏志載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純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

於學誠便。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非臣所能詳盡。則合彖象於經。斷自康成。有明徵矣。然康成注十卷。今不傳。惟北宋時尙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康成尙不以文言附經。惟附彖象二傳。魏志亦言彖象而不及文言。然則今本之并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者。眞輔嗣氏之本矣。

又按漢上朱氏曰。十翼本與周易異卷。

按此一句可見呂汲公本經翼連綴爲十

二篇前漢費直傳。古文周易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之非。

是也。

按從解說上下經句看出十翼與經異本。足見費氏之爲真古文。可以見晁說之誣。費氏之易至

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彖象連卦辭爻辭。魏王弼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彖曰象曰。王弼而後加文言曰。至於爻辭連屬。不可附六十四卦之爻。則仍其舊篇。今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考畢復檢此伏。其論允協。而分別鄭王之本。尤與余合。故附錄之。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本義前列圖九。一河圖。二洛書。三伏羲八卦次序。四伏羲八卦
芳伏。五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六伏羲六十四卦方圖。七文王八

卦次序八文王八卦方位九卦變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之作
乃後人所增益持論良是其詳具於白田草堂文集雜著中按
河圖洛書二圖爲自古相傳之法物希夷陳氏所傳只有先天
方圓一圖其理精深奧眇無可擬議伏羲八卦方位文王八卦
方位二圖雖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而方位確乎不易是五
圖者皆載於啓蒙卽後人所增益於本義一書未之有礙也惟
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二圖竊所未喻朱子啓蒙中本
康節加一倍法演爲六橫圖一太極二兩儀三四象四八卦五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六則六

十四卦也。然未嘗加以伏羲之名。今縮六橫圖而爲二方圖。又直題之曰伏羲八卦次紋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似伏羲早有此圖者。亦僭之甚矣。且其爲圖。以黑白分陰陽。太極之上爲一黑一白。一黑一白之上爲兩黑兩白。兩黑兩白之上爲四黑四白。四黑四白之上爲八黑八白。八黑八白之上爲十六黑十六白。十六黑十六白之上爲三十二黑三十二白。竝不見奇耦相生之妙。曾謂朱子而鶻突若是乎。胡雙湖一桂翼傳有二圖一爲伏羲始作八卦圖一爲伏義重卦圖。以一易白黑不敢直曰伏義某圖。而以始作重卦題其下。似以本義之圖爲非。而小變之者。若夫文王八卦方位。乃改先天對待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無所爲相

三之次序說卦乾父坤母一索再索一節啓蒙謂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今直謂爲文王八卦相生之次序眞替說矣啓蒙卦變三十二圖反復之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與本義一陰一陽來自復姤二陰二陽來自泰否諸圖絕不相合至於不載明著策而載筮儀又不足論矣總之本義啓蒙相爲表裏讀本義者不可不先讀啓蒙凡啓蒙中所列之圖皆讀本義者所當玩索恭讀

御纂周易折衷盡刪本義諸圖而增啓蒙一書以發明本義眞可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凡異端倡是之言古書真贋之作一經朱子之精心卓識無有能逃其洞管者故蘇子瞻之說易張子韶之解中庸呂居仁之解大學陸象山之談學術皆反覆辨論而歸之正譬如然犀燭幽形狀畢現又如孔安國尚書序之不類西京文字今文尚書較古文反平易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相似詩小序非衛宏一手作孟子疏非孫宣公作子華子非百十年前文字大學有關傳孝經多羨文皆一一辨正之不遺餘力獨至康節先後天之易信之不疑本義中既取其說以匹程子又特作啓蒙一書以

專明其指。同時袁機仲林黃中輩深以爲疑。不憚往復數千百言。以闡發其蘊。且以是觸黃中之怒。至於被劾而不悔。朱子豈不知康節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希夷。希夷以前不知其傳哉。又豈不知易有大極一節。爲畫卦加一倍法。天地定伋一節。爲先天乾南坤北卦伋。秦漢以來儒者皆未聞有此說哉。誠以驗之天地盈虛之理。舍易消長之機。有莫能出其範圍者。故斲以非康節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因後世失其傳。流落於方外之儔。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能反而歸之於易。大聲疾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後儒猶往往不能無疑。

者非識力之不足以知卽辨說之有所未至甚者以爭奇好勝之心必欲與朱子爲難則其方寸隱微之間私欲錮蔽又烏足以知造化之妙哉慈溪黃東發氏號爲篤信朱子者其日鈔中直以康節之說爲易經之上晚添祖父反深不滿意於朱子之信邵氏末引朱子荅王子合書謂康節之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坳會借朱子以攻朱子使後世疑邵子先天之說朱子亦未有定論其爲說亦甚巧矣然原書云康節說伏羲八位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卦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按大槩下近於穿鑿坳會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

有脫字

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凡六十八字按首數句言

伏羲乾南坤北之伏文王改之爲乾西北坤西南此其精妙之

理其說甚長非荅書所能盡也次云大槩

按大槩下步脫以爲二字

近於穿

鑿坳會故不會深留意指子合言也子合來書必有先天近於

穿鑿坳會未深留意之說故旣引其言而折之曰然說卦所說

卦伏竟亦不能使人曉然言說卦中帝出乎震一節所說卦位

亦不能使人盡曉非獨先天之位今人不能無疑也

本義亦云此章所推

卦伏之說多未詳者

結之曰且當闕之不必強通言子合旣不信先天之

說是其識力不足以知之但當闕疑不必強求其通可耳豈徒

子於邵子之說猶疑其穿鑿坳會乎猶不會深畱意乎黃東發氏去其首尾坐定朱子以康節爲穿鑿坳會不亦誤哉

跋詩集傳

三條

詩備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理毛公傳詩多詳訓詁間有名言不過百中之一二鄭箋一本小序名爲宗毛違異不少其強經就序糾纏傅會者殊乏理趣自朱子集傳出或採先儒之說或自下己意精微博大裨益名教勸懲之功於是爲至矣宋茂陵在藩邸時彭龜年爲官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是每講

必問朱某之說云何其感動當時人君之心如此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朱子作詩傳至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辜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嗚呼仁哉觀顧氏之言可謂能闡明集傳之功效矣彼鄙儒小生動據序說以訾議朱子烏知大儒明道覺世之功哉

朱子作集傳時三家詩已亡其所據者即今之注經本其經文

脫譌馮氏嗣宗校正十二條陳氏啓源校正十四條所復校正廿三條俱係翻刻傳寫之誤惟

陳氏啓源作毛詩稽古編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辰

誤夜家伯冢維之宰昊天泰太之懽奚爰之其適歸天降怡治之

誤德降于子之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所

按集傳中有明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從韓詩

作思臧氏琳見宋元集傳本有吳氏曰韓詩作思七字詳經義雜記而不敢擅改經文息作思

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

假以溢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寶山朱奇園家藏元儒胡氏雙湖詩傳附錄纂疑假春秋傳作

何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溢春秋傳作恤恤之爲溢字之訛也今本兩脫春秋傳句見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而未嘗

改經文蹈作神假溢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且就此
六詩論之以冢宰訓宰以甚訓太以慢訓怡皆傳箋舊說何以
知朱子之自改降子卿士之于朱子無訓不能辰夜之辰毛依
爾雅訓時朱子曰以比辰夜之限甚明推朱子之意蓋訓辰爲
日成九年左傳泆辰謂日夜之限甚明也豈改經文辰爲晨乎
之問杜注辰日也

惟爰其適歸傳云奚何也似改爰爲奚不知朱子此傳原文有
爰家語作奚五字見嚴粲詩緝啓源號博古者詩緝非僻書竟
未之見乎

毛鄭說詩不言韻以時方近古韻自明也自魏晉以至六朝音

學大變。唐二百六部韻書出。而古音失傳。陸德明以為古人音
 緩不煩改字。而沈重輩叶音俱所不取。宋吳才老作韻補。始言
 叶音。集傳取之。然今坊本集傳之音。又多朱子孫鑑所補綴。見史
樂風雅 非朱子之舊。迨明陳季大始明叶音。即古之本音。我
遺音 朝顧江諸儒。益加推闡。而古韻一事。幾幾乎獲聞三代之元音
 矣。

跋詩序辨說 三條

詩序非子夏作。朱子特以理辨之耳。攷漢書藝文志。於書言序
 於詩無一語及序。假令毛詩本有序。志何故無一語及之。後漢

書儒林傳始言衛宏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假令

毛詩本有序何故以詩序屬之敬仲也西漢人說詩無有用詩

序者

凡序與左傳孟子合者皆作序者之所本後人謂詩序已見於孟子左傳非也

直至服虔解春秋

左氏傳此之謂夏聲蔡邕著獨斷始用詩序皆在衛宏以後然

則宏以前人不知有詩序矣序果子夏所作毛公作傳何不注

序一字亦無一語及序且宛正

見朱鶴林毛詩通議

出其東門

見正光庭兼明書

羔羊君子偕老

見曹粹中放齋詩說

關雎

序以淑女爲后妃所求之賢毛以淑女卽后妃

葛覃

序

后妃爲締紉在父母家事毛以爲締紉卽爲后妃時事

采蘋

序以爲大夫妻之祭毛以爲女子教成之祭

諸序

俱與毛不合笙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子夏之時笙詩未亡

何出此語。六笙詩俱有序。六月總序又覆述之。如在毛公以前。毛公篇什何以不數。三百五篇者。毛之篇數也。三百十一篇者。序之篇數也。使序作於毛公以前。司馬遷。王式。班固諸儒。何以皆作三百五篇。反覆核之。序之不出於子夏明矣。

毛詩序作於衛宏。故漢書藝文志不載。至隋經籍志始載之。韓詩序作於隋後唐前。故隋經籍志不載。至唐藝文志始載之。文選注。後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韓詩序。皆唐人書也。自唐以前。未有引韓詩序者。鄭夾漈謂漢惟韓詩有序。其說非也。

朱氏彝尊經義攷。謂劉向新序。二子乘舟。爲汲之傅母作。黍離。

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芣苢爲蔡人妻作皆以爲魯詩之序按
向學魯詩其所徵皆魯詩之說非序也猶之太平御覽引韓詩
秀離伯封作也亦不云韓詩序蓋四家當漢之時俱未有序是
以漢書藝文志但有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韓故三十
六卷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無一語及敘可見漢三
家及毛皆無序也

及門婺源程履豐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七

當塗夏斡心伯甫學

跋儀禮經傳通解 六條

宋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禮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誓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辯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歿卽指通解一書言也按通解所列經傳皆增舊注舊疏其間雖亦有審擇然竝無盡取漢誓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辯正之事又通解所編皆古經古傳後代及宋制度不登一字故乞修三禮劄子云使士知實學異日可爲

聖朝制作之助。何嘗欲以此書爲當代之典乎。然則宋史禮志之說。蓋侈言之也。

當日助編禮書諸儒。可考見者。潘恭叔。

荅呂子約書云。近日潘恭叔討取整頓。又詳見

荅潘恭叔書。

路德章。

荅潘恭叔書。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

余正甫。

見荅余正甫書。

劉貴溪。

荅余正甫書云。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寫爲承當。

呂芸閣趙致道。

見荅余正甫書。又云。呂書甚精。潘趙互有

得。

黃直卿。

詳見荅黃直卿書。

吳伯豐李寶之。

荅黃直卿書。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職事無暇。只

是李寶之編集。又詳見荅吳伯豐李寶之書。

呂子約。

荅黃直卿書。王朝禮已付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

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又詳見荅呂子約書。

劉履之用之兄弟。

荅黃直卿書。禮書今爲履之用之。不來亦

不濟事。可使報之。就直卿處折衷。

應仁仲。

荅仁仲書所喻。編禮如此甚佳。

趙恭父。

見荅趙恭父書。

楊信。

齋

見通解續編序

浙中朋友

荅余正甫書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爲之

明州諸人

荅黃直卿書家鄉邦

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

四明永嘉諸人

荅黃直卿書分付四明永嘉諸人依式爲之

江右

朋友

荅應仁仲書觀禮以後黃婿攜至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

而卒成朱子之志者勉齋

信齋兩先生厥功偉矣

助編禮書諸儒。朱子竄不滿意於余正甫。荅馮奇之書云。余正甫博學強識。亦不傷得。禮書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耶。又荅黃直卿書云。禮書向使只如余正甫所爲。則已絕筆矣。又偶讀余正甫修禮記云。禮書異日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

書迺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問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其辨之可謂深切矣。然朱子始疑喪祭二禮。於家邦無安頓處。後從余正甫之議。別作喪祭二門。居邦國王朝之後。見蒼余正甫書。可見朱子之取人也。其心正而公。嚴而恕。

家鄉邦國禮凡四十二篇。二十三卷。謂之經傳通解。王朝禮十八篇。十四卷。猶沿舊名。謂之集傳集注。朱在目錄後記云。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先君晚歲之所親定。而大射聘公食大夫諸侯相朝八篇。按四篇皆各有義。一篇故稱八篇。猶未脫稿。其曰集傳集注者。凡

十四卷爲王朝禮。先君所草創而未暇刪改者也。按荅賁直卿書云。王朝禮初欲自爲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托其校定。仍令一面增疏。則王朝禮十四卷。呂子約之功居多。又荅廖子晦書云。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聘禮以前二當作三十餘篇。荅應仁仲書云。禮書方了得聘禮以前。似聘禮以前。朱子皆曾校定。稅稿敬之。此記亦未十分足據也。

通解以儀禮爲經。故曰儀禮經傳通解。高堂生十七篇次第。始士次大夫。次諸侯。次天子。而喪祭二禮殿其後。朱子通解卽宗其意。始家次鄉。次國。次王朝。而喪祭二禮亦殿之。朱子以禮教

人之意欲其行禮之身自家而鄉而國而後推之天下皆有依據非欲作此書以誇博洽之名實欲隱寓大學齊治均平之旨也我

朝秦氏五禮通考雖本朱子之書而加以推擴然以五禮爲名則當用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以吉禮爲之首此著書之體例當如是也江春修永禮書綱目去朱子家鄉邦國王朝之名而仿秦氏之例以五禮標題其下又用儀禮冠昏爲首而自昏禮以下盡紊其次弟雖曰祖述朱子實非朱子以禮教人修齊治平之微意也

儀禮釋宮一卷載朱子大全集中與菽文志以爲李寶之撰按寶之與吳伯豐皆助編禮書不知寶之誤集釋時取朱子釋宮一卷列之篇中以明古人宮室之制抑或釋宮本自作求朱子訂正未還故存朱子集中均未可知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載儀禮釋宮一卷朱李如珪撰用中興書目之說而

欽定儀禮義疏則題朱子儀禮釋宮仍舊名也

跋近思錄

四條

純熙二年乙未春末呂伯恭訪朱子於建陽畱止四十餘日

伯見

恭荅邢邦用書

相與讀周程張子之書。朱子因有近思錄之輯。書甫成

而朱子序之。其時五月五日也。別後朱子精加修改。始欲去篇

論太極圖說及明道論性之類數段。而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爲

首章。繼復以爲未安。仍還其舊。而以顏子好學論。歸入弟二卷

中。又以事親居家事。在弟九卷爲太緩。別作二卷。在弟七卷出

處之前。又疑篇首陰陽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然不可不使

其略知梗槩。屬伯恭書數語於目錄之後。

見大全集三十三卷荅呂伯恭書 及

至三年丙申四月四日。伯恭始本朱子之意。作跋去書成已一

年矣。

本年二月朱子自建陽至婺源省墓途中改正脫誤甚多。又告伯恭補橫渠諸說八月又補數段於逐篇之末。伯恭

又有欲移入第六卷中者。今皆不可考。俱詳見荅呂伯恭書。

其時閩浙俱有刻本。

見荅張敬夫書。浙刻

則東陽潘叔度。閩刻不知何人。

四年丁酉。張敬夫復刻於廣西。敬夫欲添入說

舉業三段。橫渠說一段。朱子并寫付之。橫渠一段不可攷。舉業

三段。則今第七卷中之三十三、四、五、三條可按也。最後爲臨漳

刻本。

紹熙庚戌

荅宋深之

名之源

書云。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

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

按此指書臨漳所刻四經後言。

近思錄比舊

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

見二卷十四條。

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

心之謬。家儀鄉儀。

不知所指。或九卷中十二、三、四、五條之類。

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

空言而輕讀之也。年譜云。其後先生守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刻

於學宮卽指買櫝還珠家儀鄉儀之類。王氏懋竑以爲不知何據遂刪去之。其讀朱子之遺編何其不詳而刪先儒之舊譜又何其太銳與。

陳安卿錄云。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後世以數語爲名言。凡論近思錄者必引之。其實非也。王氏懋竑曰。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文所刻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之語。與葉錄不合。

葉賀孫錄云。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

思錄又難看。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之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所按王氏之說甚精。朱子云：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何得以爲好看。朱子平日教人讀書，先大學，次語孟，而後中庸。近思錄開首所說太極性命，皆中庸之奧旨。餘亦大學語孟之精義，何得以此先於四書。序文所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足以得其門而入，謂有志於周程張子之學，而不得其門耳。非統論爲學之功夫也。是以下文卽云：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其語意明哲如此。昔李貫之先生刻朱子語錄，黃文肅公旣爲之序，又與貫之書，有謂不可以隨

時應荅之語。易平生箸述之書。旨深哉。

近思錄既成之後。劉子澄欲採程門諸先生之語爲近思續錄。朱子止之。明高忠憲公攀龍準近思錄例。輯朱子節要一書。海陽汪星川佑文合邛文莊公濬朱子學的埒於四子之後。名五子近思錄。同邑施虹玉璜復採薛文清公瑄胡文敬公居仁羅文莊公欽順高忠憲公攀龍四家之說。以埒於後。則四子之後有五子。五子之後又有四子矣。黃子耕錄有一條云。固說近思續錄。先生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卻看不辯。況明中葉以後。新說日騰。陸氏稼書謂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學者

其慎取焉。

近思錄注。余所見者。有平巖葉氏集解。甚博而精。施虹玉復加補輯。名近思錄發明。微傷煩瑣。近江慎修永作近思錄集注。專採朱子之語。以注朱子。問增他說及已見。不過十之一二。其嚴如此。然注第一

卷。程子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一段。忽插入人物間有投生之事。以明輪迴之說。別是一理。不可謂爲小疵矣。

跋延平答問 二條

延平答問一書。行狀不載。豈朱子未嘗出以示人與。後錄亦不知何人所增。想趙致道師夏爲之。朱子歿後。嘉定七年始刊於

姑孰而致道爲之跋其跋多未核之語如云文公幼孤從屏山
劉公學問按朱子自獻靖棄世後實從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
學而事籍溪尤最久遺白水籍溪而獨數屏山未知其指又云
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按此編答問之語始於戊寅朱子
猶在同安終於癸未朱子赴召行在延平卽於是年冬卒然則
此編所錄乃入對垂拱既歸之後也又云世之學者其尊信文
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
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
語意實含糊不傷解而其謬之大者則謂文公壯以父執事延

云論學蓋未之契。文公每誦所聞。延平亦莫之許。及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是朱子之師事延平。在同安既歸之後。不在赴同安特往見之時。王氏懋竝遂謂癸酉初見。戊寅再見。俱未受學。直至庚辰始師事之。皆爲此跋所誤也。或曰。行狀敘朱子之於延平。亦曰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何也。曰。此行狀明朱子徒步從師求道之篤也。朱子赴同安時。奉母挈眷。必不徒步可知。同安考滿以後。奉祠家居。力不足以具輿馬。故徒步往來。其時延平亦貧窘。不能設館授餐。故朱子寓止西林。動輒經月。夫言豈一端而已。

烏得備侗而無所分別乎。

集注愚聞之師數條皆荅問中語。益知此編之可貴也。末附以荅劉平甫兩條。與荅朱子無涉。而取之者。以延平隨問爲荅。各如其指。而延平學問大主。啗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故以此兩條殿之。趙跋僅以理一分殊爲言。似未中此編之旨。繁也。

跋伊洛淵源錄

四條

二程邵子皆伊洛人。周子起自春陵。傳道於二程。張子起自關中。雖非學於二程。然龜山跋橫渠與二程簡。有橫渠之學。其原出於二程之語。朱子亦云。橫渠自成一派。其原則自二先生發。

之故統名伊洛淵源錄所列學者凡四十人。惟天祺係橫渠之弟。學於橫渠。范純夫。楊應之。皆二程交遊。未嘗受業。胡康侯。私淑楊謝尹三公。獲聞二程之緒。非親得二程指授。餘三十六人。皆明道伊川弟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二程之謂與。自王畿竄以下二十人。無記述文字。可紀而程門最著者。莫如游揚書謝及呂原明。呂與叔。二公然六先生之學。皆不免雜禪。此鉤于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而朱子有終不及程子之論也。游尹謝所傳俱不遠。惟楊文靖公載道而南。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而得建安朱子。伊洛之淵源。至是

稱極盛云。

馮理字聖先學於程子一日叩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某亦有一奇特事理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嗚呼先生之教戒深矣按聖先之學不可攷然燕坐見室中有光者必是一向靜坐作弄精神所致朱子嘗謂近來有一種學術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較黑夜之室中有光殆又甚焉以是爲奇特鮮不爲異學之歸矣。

卯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礪川見明道復從之遊明道之沒恕所

敘述與范純夫朱公掞劉宗禮諸篇俱可謂之善言德行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誠重之也乃卒傾伊川而有涪州之行何哉伊川謂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此雖寬宥之詞實切中膏肓之病嗟乎人至利欲勝而義理微亦將何所不至耶淵源錄列諸篇末不沒其從遊之實而又以深著其脾胃之學也

朱子荅呂東萊論淵源錄有一條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按道命錄辨此條云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凭欄折桺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忤意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卽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旣按李秀巖此條甚核。惜晦翁先生未及聞之。竊記於此。以見不妄語之人。苟無知人之明。未必不妄聽人言。且妄信之而妄傳之也。又不妄語者之弟子。如馬永卿輩。又未必盡如其師之不妄語也。

跋家禮

家禮一書。朱子所編輯。以爲草創之所未定。則可以爲他人之所僞託。則不可也。黃勉齋楊信齋李果齋陳安卿黃子耕諸公。皆朱子升堂入室之高第弟子也。敬之先生亦能傳朱子之家學者也。甫易簣而此書卽出。六先生不以爲疑。直至元至正間。堇林應氏作家禮辨。以爲非朱子之書。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明邛瓊山斥之爲妄。而以家禮序決非朱子不能作。其見卓矣。乃王白田復拾應氏之唾餘。以爲徧檢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又謂家禮序依仿三家禮範跋後爲之。以發明應氏之說。斯謂朱子之書。如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困

學恐聞諸書不傳於後者。今亦無如何矣。幸而存焉者。如家禮一書。又必多方以斥之爲僞。則吾未之敢信也。按文集語錄。固無明言家禮者。然其輯禮之意。豈無言及者乎。葉味道錄云。問密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所按前一截上脫昏禮二字冠禮伊川無說家禮多用。溫公楊信齋家禮。附注引朱子曰。某定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是二條者。雖不明言家禮。然所定者必有一書。今家禮昏禮親迎用書儀。只拜妻之父母不從伊川徧見妻之黨。入門以後。用伊川說。溫儀入門便至影堂見祖廟程儀三月廟見家禮改三日。與葉楊所記者合。然則所

定者。卽指今所傳之家禮無疑矣。文集荅汪尙書書云。嘗因程

子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

析按將以行於私家。此家禮之名所由來。楊氏

引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疑此取爲得祭祀之本意。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楊氏引先生曰。項年居喪。爾時正祭。荅張

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丘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

析按荅欽

夫書甚長。論節祠墓祭。皆申明程子之說。又時祭用分至。改用卜日之制。皆與今家禮合。

與蔡季通書云。祭

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

析按增者。如書儀只及曾祖。家禮上及高祖之類。損者。如

書儀庶羞。麵食米食共十五品。家禮不拘。

葉味道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

馬公書。減卻幾處。陳安卿錄云。某嘗脩祭禮。只就溫公儀中間

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

折按參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受胙之類

後被人竊

去亡之矣。以上諸條雖不明言家禮。然曰草具曰脩定曰嘗脩。非朱子祭禮明有一書乎。今細校家禮仲冬祭始祖立春薦先祖季秋祭禴皆用程子說。與蒼汪尙書張欽夫書合。四時正祭儀節皆因溫公之書而增損之。與蒼蔡季通及葉陳諸錄合。然則曰草具曰脩定曰嘗脩者非指今所傳之家禮乎。必以爲不見家禮二字遂一掃而空之。以爲他人僞託。其汰亦已甚矣。至於禮範跋後所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攷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未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

以成吾志也云云。此跋作於紹興甲寅。朱子年六十五歲。所修之家禮。亡之已久。迫於桑榆。不能補輯。而深有望於後人。故作此言。若據此以爲朱子實未嘗有是書。則文集語錄所云脩定。嘗備章具者。豈皆爲誑語哉。此可以片言而解其惑矣。總之家禮爲未成之書。其中議論節目。不能無待於修補。儒者更以書儀及諸家之說。參酌而行之可矣。然其大體則已得之。烏得以爲非朱子之書哉。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 三條

八朝者。宋太祖及太真仁英神哲徽七宗也。今刻本有前後二

集攷朱子荅呂伯恭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則是有兩集可知。又伯恭與汪尙書書云。近建陽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王氏懋竑云。前集五朝。後集三朝。然今前集十卷。自太

祖至仁宗。實四朝。後集十四卷。自英宗至徽宗。亦四朝。

後集中亦有仁

宗朝人然事業皆在英宗

文集有序一篇。只題八朝名臣言行錄。竝無前後

集之分。疑呂東萊書所稱五朝者。五卽八字之譌。朱子以卷帙

鉅重。分爲兩集。不必附會東萊所見五朝者爲前集。其餘三朝

爲後集也。序文無年月。年譜於壬辰十二月下書八朝名臣言

行錄成。注云。此書之成。歲月無攷。然觀大全集。此書序列於終

目序後當杜是年。或次年成耳。按東萊集與汪尙書書係癸巳。朱子荅呂伯恭書亦係癸巳。

是年遭叔母之喪書中敘及

則此書成於壬辰

癸巳無疑矣。

此書於呂許公夷簡事採記聞叢談甚悉。東萊不樂。

見沈間錄

故與

汪尙書書云。近建陽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攷訂處頗多。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其不滿如此。東萊亦有書致朱子。朱子荅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可謂深自謙抑矣。然其

後卒未修削者。一則刊本已行。一則許國公賣友妬賢之事。不能爲之曲諱也。

此書體例細核之。亦有未盡悉者。如周張二程不列名臣。以有伊洛淵原錄也。而又列邵堯夫先生一人何也。堯夫有名無錄。注云見伊洛淵原錄。而又詳錄呂侍講希哲。范內翰祖禹何也。豈真所謂草草爲之。而其後遂不復修改與。序文深以諸家紀載。概出無統。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爲病。然錄中所載。如據范公家傳。謂純甫是鄧禹後身。據聞見錄。謂希夷爲种明逸。卜葬地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之類。亦近於虛浮怪誕矣。豈又

有後人之附益。不盡朱子原本與。是皆未可知也。

跋資治通鑑綱目 二條

葬大夫揚雄。此雖綱目之特筆。實溫公之舊例也。春秋書。薨卒而不書。外曲禮曰。庶人曰。庶人不得見於史。故不書。此春秋之例也。尚書紀舜曰。陟方乃。論語曰。顏淵。莊子曰。老聃。古不以。為諱。故直書之。與春秋之例又不同。司馬溫公作通鑑。凡葬臣皆書。如太師王舜之類。所以深惡世之背舊君而事篡賊者。惟揚雄不然。溫公之意。以為雄雖事莽與王莽之徒不同。故曲筆貸之。朱子以為雄之與舜。其所以事莽者。

雖異而其爲事莽者則同。況雄賢者也。春秋之義責備尤嚴。且美新劇秦。君子恥焉。故竊取趙盾許止之義。不免卻就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所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見於所答尤延之書者甚詳。其扶綱常而植倫紀之功。亦不淺矣。必以春秋不書外尚書論語不諱外譏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唐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沈既濟著議駁之。以爲中宗旣廢之後。當每書曰帝在房州。用春秋公在乾侯之例。孫之翰同齋錄范純甫通鑑用其說。復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

俱用嗣聖年號。繫之中宗。此綱目之所本也。程沙隨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爲例。乃考春秋未熟之故。朱子雖未得聞其說。王伯厚載人困學紀聞。蓋深以沙隨之說爲然。全氏祖望曰。旣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可比也。卽昭公爲季氏所逐。季氏未嘗敢誦言廢之。亦非中宗比也。蓋敬王雖出而儼然王。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書之。若中宗則降黜矣。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書。然則當如何書。曰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

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所按作史之法。有經後人反覆推闡而勝於前人者。此類是也。但廬陵之稱。仍予則天以擅廢之權。而不能甚慝乎人意。莫若於嗣聖元年二月戊午。書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且爲皇帝。改元文明。四月癸丑。太后遷帝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九月甲寅。太后自稱皇帝。改元光宅。次年卽去嗣聖年號。書太后垂拱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帝降居均州。三月丙辰。太后又遷帝於房州。垂拱二年正月。書帝降居房州。自後歲以爲常。至神龍反正而止。似爲盡美。

盡善蓋不以嗣聖紀二年以下者。嗣聖本無二年。書帝降居均州房州者。中宗本爲帝。因太后降而居均房也。與敬王出居異者。敬王仍爲王。故曰出居。此時中宗已不爲帝。故曰降居。質之後世之精於史法者。

及門婺源王肇基校字